

# 基督內的領袖

In Christ · We Lead

郭慧敏——著

## 基督徒領袖 如何與主同行？

〈十二篇難能可貴的訪問·透視十二位領袖的信仰〉

在紛亂的世界裏，領袖對社會的影響尤其舉足輕重，

讓我們學習如何以信仰導航，

回應呼召，承擔領袖的使命！



## 序言

■ 郭慧敏

領袖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國家領袖所作的決定不單是個人的榮辱，而是關係着全國人民的福祉。機構或組織的領袖是權力的核心、成敗的關鍵，其訂立的目標和策略能影響整個企業的發展。團隊中的領袖就更加貼近人事間的關係，一個團隊領袖的胸襟決定了很多人的喜怒哀樂。

至於家庭，也許大家覺得必然是大家族裏的長輩或掌權者，才堪稱為一個家庭裏的領袖，誠言如此，但是一次偶然的鄰舍同轎改變了我的看法。記得某天下班回家，我和一個住樓下的鄰居一同乘搭升降機。當升降機門開在他的樓層時，他的妻子和兒子都拿着膠質的玩具長劍在單位門外歡天喜地的叫道：「首領，你返嚟啦！」升降機內的鄰居心花怒放，回過頭來向我擠出個尷尬的笑容，跟我說再見。我被他的妻兒感染了，回應了一句「拜拜首領」。一言一行成為了孩子的榜樣，其實任何父母也是家庭的領袖。

一個領袖，在家在國，於商於民，也舉足輕重。就如李聯偉先生在推薦序中分享說一個領袖的說話和決定實影響深遠，所以一個好領袖實在不只是個人或機構的命題，更關乎家庭和社會的福祉。然而，在現今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下，維繫家庭和建立和諧社會同樣不容易。我們似乎比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好領袖。但是怎樣才算是一個好領袖？千錘百煉，背後又以什麼為基礎，向誰作借鏡？周景勳神父在推薦序中為此定調——耶穌基督以無私的大愛拯救了人，為世界帶來和平。祂便是基礎，祂便是榜樣。

2021年11月，我出了意外，也經驗着奇蹟。然後，2022年春，這本書的概念不知怎地油然而生。之後數個月，幾乎每天晚上也會半夜醒來，每個晚上腦海裏總會浮現如何進行這本書的一些方向。我在醫院做管理，工作很繁忙，雖然有寫作的背景卻多年未有執筆，更加沒有做過訪問，亦不認識很多人。所以，這不是一個由我自己而來的計劃，意念卻揮之不去。內心有一股沒有人去強迫自己的力量，基督教的朋友告訴我這是聖靈的催逼，天主教的友好向我宣告這是天主的召叫。召叫是恩典，感謝天主，但是接受呼召，不無忐忑。後來我體驗到天主要做的事情，自有祂的帶領。我相信書中12位嘉賓都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天主把祂要的人一個一個交給我。我只是基督的書僮，寫出祂所揀選的領袖之人生智慧，分享怎樣做光做鹽，分享他們怎樣做基督內的領袖。

書中所訪問的12位嘉賓都是不同領域中的出色領袖，涵蓋了天主教背景和基督教背景，作為基督宗教合一的象徵。因為各位嘉賓的領域不同，在討論共同理念之同時，亦會涉及各自不同的體驗。訪問12位嘉賓之後，我觀察到嘉賓們都有一些相同的特質。令我意外的是，我訪問的每位嘉賓均告訴我，自己不是什麼領袖；謙卑這個特質顯示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除了謙卑，我從這不同背景的12位嘉賓裏看到了好領袖的共通點；他們擁有願意承擔的胸襟、開拓新天新地的勇氣、自省的情操、正面積極的價值觀和同理心與親和力。12位嘉賓讓我看到耶穌基督所揀選的領袖是什麼樣的人，從而能夠借鑒學習怎樣裝備自己去成為天主用得着的器皿。

在和你們一起展開這奇妙閱讀恩典之前，我先致歉。訪問嘉賓和編寫這本書是我過去兩年多的工餘創作，在工作以外的時間也努力提升中文水準，可是久未執筆，文字粗疏，盼望讀者見諒。然而，本書選擇了以對話方式表達和嘉賓的訪問內容，卻絕對不是因為懶於梳理訪問稿，

反之，用對話方式表達比起用訪問內容編寫概論更花時間，不過我覺得這個表達方式比較有趣味，不想讀者們花了時間卻只是閱讀我的二次創作。正因如此，懇請讀者們接納文章中夾雜了白話文和英文，因為保留嘉賓們某些原汁原味的字眼會更傳神。除了文章，我也請來好友陳淑慧小姐替每位訪問嘉賓所選擇的單字或簡句創作禪繞畫，每一幅也匠心獨運，懇請細味欣賞。至於本書的結語是由一位小朋友執筆，意義卻非同兒戲，因為孩子的初心便是領袖將來的心靈磐石。最後，各篇文章重心不同、篇幅不一，我都沒有刻意統一或剪裁，只想和讀者們如實分享 12 位智者的領袖觀。

讓我們一起學習做基督內的領袖。

## 目錄 contents

003	致謝
004	推薦序（一）李聯偉先生 BBS, FCA, JP
007	推薦序（二）周景勳神父
010	序言 郭慧敏
014	符致彬先生 Mr Benedict Fu
022	陳志明神父 Rev. Dominic Chan Chi-Ming
036	馮丹媚女士 Ms Amy Fung
050	羅志聰先生 Mr William Lo
064	林偉喬先生 Mr Victor Lam
080	廖宜建先生 Mr David Liao
092	梁卓偉博士 Dr Gabriel Leung
102	閻德龍神父 Rev. Joseph Yim
116	謝子和主教 The Rt Revd Dr Matthias Tze-Wo Der
134	高德耀先生 Mr Peter Ko
146	梁子嫻修女 Sister Cecilia Leung
156	蕭烜醫生 Dr Albert Siu
170	結語 辛泳儒 Emily Sun



## 林偉喬先生 Mr Victor Lam

採訪日期：2023 年 3 月 25 日

林偉喬先生 Mr Victor Lam

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文慧是我的中學摯友，她是林偉喬先生的太太。林偉喬先生也是我哥哥的同學。「搭路」做訪問，天主早已安排。

林偉喬先生 (Victor) 在 1985 年加入政府，是首位由 Analyst Programmer (AP Grade) 出身的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投考政府 APII 時，被問到為什麼選擇加入政府，他由衷地回答：「希望服務市民。」37 年後，剛榮休的 Victor 這樣總括他的貢獻：堅守初心，服務市民，從一而終，貢獻社會。作為資訊科技的專家，Victor 認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簡稱：資科辦）是要透過資訊科技，令不同政府部門在推動政策時便利市民，從而改善大眾的生活。即使帶領資科辦走過三年疫情，即使在抗疫期間透過「安心出行」、「居安抗疫」等等不同的系統撐起半邊天，他沒有居高，也不誇耀，只微笑着回答「都是為市民服務」。訪問之後，反覆重溫錄音內容，我明白到 Victor 所講的「為市民服務」是他把對天主的愛轉向為服務社會、服務人。這是初衷，也是終向。

認識 Victor 的人都知道他是虔敬的天主教徒。他不但信，還努力不懈地去深入認識他之所信。即便是無論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掛在口邊的信望愛，因為一席話，我有了嶄新的體會。Victor 解釋，一個



教友和一個非教友的分別是在於恩寵／恩典。被召叫、揀選、受浸、洗禮，這是教友的第一個恩寵。古希臘文化講人的德行有四項：智慧（prudence）、正義（justice）、堅忍不拔（fortitude）、自我克制（temperance），這些皆是普通人已擁有的德行。但是，當我們接受洗禮成為教徒之後，天主會賜給教徒恩寵（grace），這是超自然的禮物，而這恩寵讓我們能夠產生新的德行、超自然的德行——這便是信望愛。

從中國哲學的體用觀作切入點，在本體和作用之間，我一直以來也覺得信望愛是信仰的作用。那一席話卻倒轉了我的想法。原來在體、用之間，信望愛其實是本體，就像一個記號，由天主親自為教徒烙印，以此為記。那麼，從此以後，信望愛既為體，什麼為用？如 Victor 所說，初心為用。

## 原汁原味 Q&A

**Q. Victor，認識你的人都知道你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你是何時領洗？**

A. 我在華仁中六那一年領洗的。當時神父要求領洗者必須找另一個同學來參加慕道班，所以華仁內七、八成同學也是 Catholics。在天主教學校，周圍很多教友，自然有一個宗教的氛圍，不過相比很多同學，我已算是較遲領洗的一個。

**（因為要深思熟慮？）**

我不覺得是深思熟慮，因為是一個恩寵。一個教友和非教友的分別是什麼？是恩寵，基督教稱為恩典。天主給了我這個恩寵去接受洗禮，所以不是我的深思熟慮，而是天主給了我一個恩典，令我選擇領洗。

**（成為天主教徒也改變了你？）**

接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 is only my first conversion，可以說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轉變。大學時期是第二次轉變，因為加入了天主教同學會（KATSO），周圍的同學也是教友，and they are all devoted Catholics，所以互相影響着。大學第二年我便做了 KATSO 的 Chairman。This is a very big conversion.

**（其實當時你領洗了才幾年，仍算是頗新的教友，做 KATSO 會長是否通常會是較資深的教友？）**

也是的，其實當時只領洗了兩年，不過天主的恩寵令我有勇氣去承擔會長的職位，亦因此堅固了我的信德。當時耶穌會的神父找我幫忙，令我開始更加投入教會的工作，所以除了在大學，我還參加了聖十字架堂的讀經組，同時是慕道班的導師，一教就教了 30 多年。到 1986 年開始有送聖體員的崗位，我便成為了送聖體員。到 1989 年，大概是 27 歲吧，做了堂區牧民議會主席。

**Q. 顯然你當時在大學 KATSO 和聖堂工作時，已經是一位出色的領袖。但是那些日子應該正正是你事業剛起步的時候，為什麼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時間都放在聖堂的工作呢？是什麼推動你？**

A. 幸好在大學時期已經就教會和聖堂的工作打好根基，因為踏入社會工作後確實十分忙碌。我畢業後在 1985 年加入了政府工作，當時報考的崗位是 APII（Analyst Programmer II），是 AP grade 的起步點。那段日子十分忙碌；每日早上八時便上班，通常下班已經是凌晨 12 時，星期六陪太太吃頓午飯後，又上班去，而星期日便做聖堂的工作。再忙，也從來沒有停過聖堂裏的工作，因為 God's works are always my top priority，而且由領洗那日開始，我從未

間斷過去星期日彌撒，我亦會每天去參加平日彌撒。所以如果你問我是什麼推動我，不會有其他的，一定只有是天主的 drive and grace 才可以令我全力做聖堂的工作。

**(為什麼堅持每天參加平日彌撒?)**

參加平日彌撒很好，可以增強信德。由 2005 年開始，我每早都會去平日彌撒。參加平日彌撒可以說是我的第三次 conversion，因為我的信德明顯地增強了。我每天也為心裏面重要的事情祈禱，所有彌撒也是關乎禱告，但是彌撒亦包括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領聖體。That is a sacrament. 領聖體對於教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日領聖體，無論在任何一方面，尤其在信仰和德行方面，都有很大幫助。

**(你的禱告都應驗了?)**

都應驗了。不過人的時間和天主的時間不同。我是很心急的人，但在這裏我學到一件事情，是耐心等待天主。天主的時間表和我們的不一樣，我們不可以用人的眼光去盤算天主的時間。天主是永恆的，祂所做的事情是可以很長的時間去顯然。如果我用人的時間去量度所禱告的事情是否有效，這是永遠也行不通的。禱告的事情應驗了，是依從天主的時間表去應驗。

**(你的工作如此忙碌，還哪有時間去平日彌撒呢?)**

早點起身吧，我是每天上班前去平日彌撒的。我在信仰上的第三次轉變，是由去平日彌撒開始。我只有星期六不去平日彌撒，因為我覺得現在退休了，星期六可以做一點其他事情；譬如說，去吃一個早餐。

**(退休了，還要每天這麼早起床，算不算是犧牲?)**

絕對不是犧牲。對我的信仰來說，我覺得最重要是禮儀，而去彌撒是最重要的。我不是一個喜歡垂下頭來祈禱的人，有些人會是這樣，但我不是這樣的人，不過我認為喜歡怎樣祈禱在信仰上是沒有區別的。對於我而言，如果不參加彌撒，便好像缺少了什麼。

**(你真的投放了很多時間去建立和在天主的關係，這令我感覺很慚愧。反觀自己，我之前時常在順便祈禱，譬如在早上做伸展運動時順便祈禱，而不是專心靜下來向天主禱告。一直到 2021 年發生了意外，I define as spiritual awakening, 我才醒悟，才真正明白是應該怎樣向天主禱告。)**

一定是有一些特別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才會令到我們有一個 awakening 的經歷，這是很難得的。在我，在政府的仕途一直發展得很好，可是正正是因為忙碌，因為在追求事業上的成功，天主的 priority 低了。直到遇到衝擊，令我有一個 awakening，也令我明白到我要尋回天主。所以決定開始去平日彌撒是一個很大的 conversion。由 2005 年開始，到今日即使退休了，我仍是七點起床去平日彌撒。

其實還有第四個 conversion，我一直也有教慕道班，每兩年便有一班學生畢業。在 2013 年復活節，那一班學生畢業的時候，我忽然感受到一個 calling，是要我再深化信仰上的知識。當時的召叫是要我深化信仰，那我去讀書吧，所以決定去讀神學。我覺得天主召叫我不單在 professional career 上成長，也催逼我在信仰上成長。但是在香港聖神修院讀 part time，學士學位要讀六年，於是我報讀了 master program，但是因為沒有 theology background，不能直接讀 master program，最後唯有放棄。雖然放棄了聖神修

院的課程，但是心裏卻沒有放棄，輾轉找到一個網上的課程，是 Master of Arts in Theology，organized by St Joseph's College of Maine. 我很開心最後被收錄了。因為工作十分繁忙，我只能用晚上的時間和週末的時間去上堂和做功課，整整讀了四年才完成。

(你怎樣感受到這是一個 calling ?)

由腦海中浮現一個念頭開始，然後有一份力量催逼着你去做。我感覺到天主在召叫我，除了建立 a professional career，可能還有另一些教育上的工作和使命。

**Q. 你覺得天主給你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A. 我沒有這個說法，我沒去說天主給我最大的使命是什麼，我只是希望能夠做到天主想我做的事情。其實使命是一直在轉變的；今日的使命和幾年前的使命和十幾年前的使命也大不同，會一直在改變。但是終極的使命只是一個，我現在很清楚，如果我不清楚現在也不敢講，就是 ultimate end is God。所以無論幾時，使命就是找到天主、與天主一起，這便是使命。

(使命等同目標？)

不一定。又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人生目標，然後往某一個目標進發呢？以我在政府這麼多年的體驗，有目標是好的，但目標不一定能夠達成，所以我真正的想法是希望能夠一路依照着天主對我的計劃去行那條路。這亦是聖多瑪斯 St Thomas Aquinas 對於天主教信仰的重點，除了聖三，grace and nature 都是他講的要點。所以如果你講 grace，你一定要了解多一點這位聖人。

(怎樣才知道天主對我們有什麼計劃？)

這很容易！你幾時做好的事情，都是天主的計劃。

**Q. 你是天主揀選的領袖。天主揀選的人，希望可以做到高位，那麼他便能夠在天主的世界裏放下好種子。但是撒但同時也在培養牠的人。從我的角度，你是其中一個天主所揀選的、所栽培的，天主要你在祂安放你的領域裏做光做鹽，但你是人，你也會軟弱；在你的工作上、生活中，軟弱的時候，你怎樣重新得力？**

A. 去彌撒。如之前所講，對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從參與彌撒和領受聖體所得來的力量是肯定的。我們一定要把信仰融入生活裏面，而對我而言，最重要是這信仰中的禮儀。

**Q. 你說我們一定要把信仰融入生活裏面，那麼你覺得在基督內的領袖應該是怎樣的帶領者？**

A. 我覺得，耶穌基督是神，那麼基督內的領袖應該要很清楚耶穌所講的兩條誡命。第一，愛天主在萬有之上——應該全心全意全力全意去愛天主。第二，愛人如己。每一個人如果要做到是基督內的領袖，便一定要做到這兩點，否則不能夠說是耶穌基督內的領袖。

(在耶穌基督內的領袖和沒有宗教信仰的領袖有什麼不同之處？  
Especially for young leaders, 我們很需要知道耶穌所揀選的領袖，應該怎樣做才可以算是符合耶穌標準的領袖。)

第一，正如剛才所講，在基督內的領袖必須履行耶穌基督的誡命，即是愛天主及愛人如己。第二，至於怎樣去做，這便一定要把這兩條最重要的誡命 always bear in mind 並融入工作中。第三，我自己不會天天向下屬講這些道理，別人未必會接受，所以我把對主的愛轉向為 serve the community，這也是我畢業時決定入政府工

作的初衷。後來考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GCIO) 時，我一樣是這樣說，由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過，我的目標是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by serving the community, I serve God.

**(那麼，做基督內的領袖，當把愛落實於生活中，所愛的亦包括同事、下屬？)**

Exactly. 所以我剛才說做領袖一定要 bear in mind 這個思想，否則只會落於文字。講得天花龍鳳是很容易的，我要講什麼也可以，什麼也可以講得好好，實際上是否能夠實踐出來才是關鍵。如果我做領袖都不能落實我所講的理念，又怎樣令其他人信服我呢？我認為是要潛移默化地去做。

譬如說，我不會不擇手段去達到目的。

**(點解？那可能達不到目標，作為領袖怎麼辦？)**

因為這是我信仰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擇手段去達到目的，那麼我便不是放天主在第一位了。如果我只為達到目的而不顧一切，那只是為了我的目標。如果我不擇手段，如果那個 means 不對，那麼這就一定不會是天主之目的。If the means is wrong, 那麼撒但已經介入了。The means is very important. If the means is wrong, 就算達到了目的，都應該不是天主要我做的。這一點十分重要，否則不能令別人認同你是一個 trusted leader, that won't be God's way. 就算在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眼中，你也不會是一個 trusted leader。如果你利用別人，令其他人為你作嫁衣裳或感覺受到壓榨，都是不應該的。

**(做一個領袖已夠難，要做耶穌基督內的領袖更加不容易。)**

我認為做耶穌基督內的領袖一定要很清楚 serve God 的目標。但

我們不一定要告訴別人我們的目標是 serve God，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會明白。我自己則一直會說，「I serve the community 服務市民」。我畢業後在 1985 年加入了政府工作，我在面試時說我想服務市民。我的目標沒有改變過，從來也是服務市民。所以無論做什麼崗位和工作，目標都是服務市民，而不是為了我自己的益處。為自己益處很容易，但這樣不是目標，尤其做抗疫的工作，更加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標。當我很清晰自己的目標是服務市民，那麼當我面對和判斷一件事情的時候，便能夠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及做決定，從而讓所言所行能夠依循着這個角度去實行。

**Q. 可否講多一點 COVID 時你從 IT 領域所做的抗疫工作，特別是短時間內推出的「安心出行」？可否和我們分享多一點如何在兵荒馬亂時做一個基督內的領袖？**

A. 承擔。最重要一定是肯 take risk，肯承擔。

我們用了很短的時間去推出「安心出行」，推出的時候令到有些人吃不到飯，那肯定有問題！當晚知道後，我很憤怒，也很大反應，那是一個我有生以來面對過最大的困難！為什麼會令到有些人 insert 不到針卡而因此不能入食肆吃飯呢？可能牽涉的是一萬至二萬人，比率雖然不大，但是人數已經是很多。我是收到別人給我的 WhatsApp，我才問同事為什麼會這樣。同事最初不敢告訴我是因為 contractor 出錯了，讓這麼多人受影響。當時距離我退休只有幾個月，所以有些工作已經交給 deputy 負責了，我亦開始讓 deputy 出鏡，讓他適應。但是，即使已經有 deputy，我還是自己去承擔，第二天早上由我自己親自去電台解釋，講聲抱歉，讓大家知道接下來怎麼做。

**(領袖都不輕易講抱歉。)**

抱歉是一定要講的，尤其是對老人家。到電台解釋之前一晚，我已經不斷去想還有什麼可以做呢？我們很快已經決定了立即 set up help desk，但 set up help desk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不可以我自己貿貿然在電台講，我和 deputy 商量後，他答應了，他也肯 take this risk，肯一齊去承擔，我才在電台裏宣佈。面對危機，對同事和團隊的尊重是必要的。

**(不是老闆話晒事？)**

要知道，作為一個領袖，不是你一個人可以完成所有工作。一個人做得幾多？重點是一班同事可以一起做到目標要做的事情。領袖就是這樣，不是自己一個人叻晒、做晒，如何帶領着一班同事一起向同一個目標邁進才是關鍵。其次，最好當然不單只是做到一件事，最好是連文化也能夠改變。對於一個領袖來說，cultural change 是重要的。一個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怎樣可以在這兩方面幫到呢？第一，你要令到其他人都想去做你想做到的事，這便引伸到一個很重要的 value，a value of all Christians - Respect.

**(那便要看那位領袖是不是一個謙卑的人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我們要尊重人是一個人，而不是機器。我覺得在香港，做領袖的通常真的是一個叻人；一個叻人對自己要求高，很多時候會當其他人像自己一樣，同樣能夠做到你自己做的事情。這個危機會令別人覺得你在勞役他們。其他人沒有領袖的能力，做不到領袖的工作，也做不到領袖要求他們做的工作，領袖一定要明白和接受這一點。一個下屬或同事，當他的能力已經完全貢獻了出來，而又甚至已經多行很多步了，我覺得這樣已

經很足夠！如果領袖一直壓迫根本沒有能力去做到的同事去做某一件事情，結果一定不會好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那唯有找另一個更加有能力的同事去做了。

**Q. 在 COVID 期間，不能瞬間解決病毒，焦點卻放在了在 IT 上，用以解決運作上的問題。一個燙手山芋放在你手上，作為政府的資訊科技總監，你怎樣推動同事？**

**A. 第一，首要是 target，幾時都要有 target。問題是，同事是否能夠達到那個 target 呢？**

**(你覺得你所定的 target 是否 realistic？)**

這是問題所在。是否可行，其實很在乎同事的想法。我以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同事可能覺得做不到。譬如，有些事情，我覺得三天便可以做到，同事可能覺得要五至六天，負責的同事也需要和他的下屬再去商討。我是一個很急性子的人，所以同事的回應常常要很快的，通常一小時內已經可以答覆我各方案的可行性。

**(那麼如果有些事情你好想做到，同事卻認為做不到，你怎麼辦？)**

IT 有個好處，可以 compromise，可以做一部分；但又要去想只做某一部分又可以減卻多少時間呢？如果只做某一部分也減不到多少時間，最後只能夠大家一起去 bridge the gap。如果下屬能夠游說我，那麼我就有責任讓我的上司明白為什麼需要多一點時間。如果平時差不多次次都能夠 deliver，老闆都不會為難的。COVID 期間也有情況是要去達到沒辦法達到的 target。

**(那麼同事間有沒有吵大鑊？)**

沒有吵大鑊，但是不同意見的爭執多的是，這是無可避免的。在

那情況，我有責任去堅持 target 的合理性，因為我有責任令我的同事在一個合理的環境下，去做到他們要做的事情。我沒有可能要我的團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推出一些不能持續的程式。要同事去做到，必須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時間表，這樣才叫 work as a team。

**Q.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資訊科技署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安心出行」是香港人的驕傲。在疫症中，別無他法下，焦點放在了科技上的支援和舒緩，你默然撐住半邊天，心裏有沒有抱怨？**

A. 當然沒有抱怨。這和 cultural change 掛着鈎。以往的資訊科技署是比較 service oriented，主要是做到不同部門的要求以配合不同的工作需要。但是，我從來都不認為資訊科技應該停留在這個層面，所以在 COVID 期間，一開始已有很大的轉變。2020 年的年初一至年初四幾日假期，我一直在思考怎樣可以幫到防疫和抗疫。當時諗，究竟科技在抗疫上可以幫到什麼？以 SARS 作借鑒，dashboard and home quarantine 應該有用。Dashboard 不難做，但是居家隔離沒有人做過。其實講真，當時沒有人想到資訊科技署肯承擔，我們沒有料到真的要做，那四天，我只是一直在腦海裏盤算着怎樣運用科技去幫助香港市民。年初五，一上班便聯絡在這方面有經驗的公司，看看有什麼快捷有效的可行性。說時遲那時快，下午已經要和政府最高層開會，home quarantine 迫在眉睫，唯有膽粗粗提出過去數天在我腦海裏盤旋的概念，這就是後來的電子手環。這些方案在一個會議中便決定了。在疫症中，領袖更加必須決斷，不能浪費時間。

**(我記得你當時自己去了機場幫人戴手環，為什麼要自己出馬？)**

首先是因為要做一個榜樣，做一個領袖，榜樣十分重要。其次是我當時更加需要知道我們憑空想出來的概念在實際運作上是否可行、是否快捷。行不通的地方便可以立即改善。當時有很多中心幫忙做監察，我也常常探訪這些做義工的同事，請他們飲下午茶，以示感謝。Show your appreciation 亦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整個資訊科技署的壓力龐大，在那水深火熱的處境中你是怎樣令團隊同心協力去完成任務？)**

實在沒有什麼橋，講真，威逼利誘也出齊，只能夠不斷向同事解釋他們的努力之重要性，從而 convince 他們一起馴身努力！

**Q. 在面對疫症困境當中，要做一個在基督內的好領袖真的不容易，你覺得最困難是什麼？**

A. 對我而言，最困難是控制自己的脾氣。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會更加好，這個對我來說是最難的。我當然知道，能夠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可以令到別人更加信服你。因為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緒，便很容易 overstate 問題，而不是一個理性的表達。別人不 buy in，便做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如果可以很平靜的向同事解釋，同事就能夠更加 buy in。所以我覺得，一個領袖能夠取得推動和包容的最好平衡是很重要的！

**Q. 最後一個問題，在基督內的領袖應該如何去做重要的決定？**

A. 作為一個基督徒，祈禱錯不了；從祈禱中找到天主對你的旨意，然後做合乎天主旨意的決定。其實我們每天也做很多決定，我們每日都在做天主想我們做的事情。我深信，只要不做錯的事，已經合乎天父的旨意。做一件事，有很多對的方法，只要不去選擇錯的方法便是做對了。

## 領袖的金句

### “ *The St Francis Prayer* ”

Lord, make me a channel of thy peace. ”

### 後記

Victor 的解說：「我放了 Prayer of Saint Francis 在我的辦公室。當中有一句寫着 Lord, make me a channel of thy peace，這句話可以提醒我怎樣做一個更能帶來和平的人。」

#### *The St Francis Prayer*

Lord, make me a channel of thy peace;  
that where there is hatred, I may bring love;  
that where there is wrong, I may bring the spirit of forgiveness;  
that where there is discord, I may bring harmony;  
that where there is error, I may bring truth;  
that where there is doubt, I may bring faith;  
that where there is despair, I may bring hope;  
that where there are shadows, I may bring light;  
that where there is sadness, I may bring joy.

Lord, grant that I may seek rather to comfort than to be comforted;  
to understand, than to be understood;  
to love, than to be loved.

For it is by self-forgetting that one finds.

It is by forgiving that one is forgiven.

It is by dying that one awakens to eternal life.

Amen





## 蕭烜醫生 Dr Albert Siu

採訪日期：2023年11月4日

蕭烜醫生 Dr Albert Siu

仁愛家庭醫務所創辦人

去仁愛家庭醫務所訪問蕭醫生，診所有一份關於他的單張。單張內有一段很吸引我的資料，那便是他為什麼要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離開醫管局的高薪厚職，開辦一間家庭醫務所，做一個家庭醫生，放低本來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的理想，為什麼？



訪問結束後，我可以總結，因為蕭醫生不想只醫病。醫病，是讀來的。醫心，這是另一回事。

蕭醫生在2005年創辦仁愛家庭醫務所，由信仰出發，在愛內扎根，希望他所醫治的病人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也能夠獲得心靈的醫治。然而，縱然有一顆醫者仁心，蕭醫生選擇的這條路並不易走。開業的頭七年，守得艱難；除了每天工作最少16小時，除了沒有薪金、病人不多，除了和家人的相處時間變得很少……還有一份難以言喻的孤獨感。很多人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難熬的日子，連他自己都懷疑氣餒。畢竟，屬世的價值觀和屬靈的滿足未必圓融，唯有時間可以見證神給蕭醫生這獨特的使命。

18年過去，今天的仁愛家庭醫務所已經在區內扎根，醫心醫人，成就着神的呼召。不過，去成就神的呼召往往不是一個人自己上征途。蕭醫生的太太和家人、身邊的牧者和傳道人、診所裏的同事和病人，都一

起回應着上帝對蕭醫生的呼召。這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使命，而是一個團體一起去走成聖的路。事實上，每一個信徒都被召叫在自己的處境中去活出信仰，並在愛德中日臻圓滿。正因如此，蕭醫生帶領着他的團隊，凝聚他身邊的人一起去成就「愛·醫·家」運動；幫助信徒和義工去做義診及外展服務，合力轉化社區，實踐上帝給予他的最大使命。蕭醫生說在創辦仁愛家庭醫務所的過程中，他學會了等候神。我相信在他等候神的時日裏，神一樣也在等候他；等候蕭烜醫生的人生旅途滿滿承載着神的榮耀。

## 原汁原味 Q&A

### Q. 你覺得怎樣才算是領袖？

A. 在我，領袖這觀念是由耶穌的榜樣所塑造；領袖其實是指一個僕人——僕人領袖。領袖是神所揀選的，揀選來服務人，無論是君王或主管，從前或現在，都是由神所揀選去服事一個族群。

### Q. 即使由神揀選，沒有領袖一開始便是領袖，記憶中你何時開始被託付一個領袖的使命？

A. 這是一個吊詭的提問；即使在「領」，事實在「跟」。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領袖，我心裏面反而想着的是跟隨——去跟隨我的領袖，我的領袖是耶穌。真要演繹領袖的角色，過去這些年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追溯到剛剛開始唸醫科的日子。《馬太福音》第九章講到耶穌醫治了很多人，因為見到很多人流離困苦，祂心裏充滿憐憫，所以祂走遍各城各鄉去醫治、去扶持。剛剛開始做醫學生的時候，便是被這份感覺觸動着。我記得做醫學生的時候，我們是第一屆要去考 OSCE，170 位同學，列隊等入考場。我前面的女同學不住抖震，感覺好像要上刑場。那一刻，

到今天，仍然很難忘。之後有一天，我在港大圖書館裏面靈修時讀到《以賽亞書》一章，裏面講到很多人像羊仔一樣，生命是受傷淌血的，其實醫學生和醫生也像受傷的羊仔一樣；耶穌呼召我們去醫治人，香港的醫生每年平均都醫治幾千甚至過萬個病人，然而，很多人忽略了醫生亦需要被醫治。我們內心也有情緒、憤怒、軟弱，我們也感受到傷害和苦痛，醫生也需要被醫治。所以做醫學生的時候，我感受到神的呼召，耶穌才是那個醫生，他醫治所有醫生，以至於醫生要跟着耶穌去醫治其他人。神的愛感動了我，所以我開始主動 reach out，每一年考試時會主動去關心我的 juniors。我由第二年開始做，二年級生去關心一年級生，三年級生去關心二年級生，四年級生去關心三年級生，五年級生去關心四年級生等等。我在第二年開始有這個呼召，去到第五年的時候，幾乎每晚在醫學生宿舍都有幾個同學像約 appointment 一樣要我為他祈禱，有些還是未信主的，都是因為焦慮和抑鬱而想我為他們祈禱。所以如果你問從何時開始做一個領袖的工作，我想應該是那個階段，那個不知不覺的階段。

**（正如很多人聽到醫生生病時都會很詫異地問，醫生也會生病嗎？其實醫生也是平常人，有硬淨的一面，亦有軟弱的一面。）**

當然，我們需要一個硬淨的外殼，醫生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把軟弱埋藏得很深，不輕易流淚。

**（因為你們本是醫治人的人，所以自然不想別人知道你們也需要被醫治的地方，彷彿會影響了你們醫治人的能力，是嗎？）**

正正是這樣，我們不容易去流露我們的軟弱和問題，包括對家人，病人便更加了，也不能向同儕流露，因為同儕是競爭者，所以我們都不容易向身邊的人流露我們無可避免軟弱的一面。我很感恩

同學們會主動向我傾訴，並邀請我為他們祈禱。要知道，對醫科生來說，這不容易。到第五年級的時候，有時門口甚至有同學排隊等候我為他們逐一祈禱，我會講笑說，「門口要放凳仔了！」這是神的恩典。

**Q. 你何時開始成為基督徒？**

A. 我中四開始成為基督徒。

**(你來自基督徒家庭？)**

相反，我家裏沒有人是基督徒。開始的時候，家人其實是頗反對的。當時我中學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師，他很好，會下課後去關心學生，去和學生討論人生意義，叫做「草坪談心」。我很榮幸是其中一個學生。我讀官校，沒有基督教背景，所以到最後被呼召的時候，我們成班男仔都很驕傲。不過，講真，當時那個年紀未成熟，去佈道會是「俾面」老師，同學們是一邊瞋眼瞷一邊聽道理。

**(幾時開始真正的開竅呢？)**

應該由 break through 一個心理關口開始。那個階段，我們一班同學覺得信耶穌的人好像都是有一些特別的需要，譬如患病，才會去信耶穌。那麼，如果我不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是有什麼特別需要，照理便沒有信耶穌的需要。That was my process of thinking. 不過很得意，當時的我有一個轉念，在裏面有點改變，我開始想……如果這個神不只是一個心靈的慰藉，而祂真的是創造天地的上帝，祂根本就是最高最勁那一個，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祂呢？如果祂真的是獨一的、全能的神，那麼我作為一個人，如此渺小的一個人，我是否應該抓緊機會去認識祂呢？如果用這一個角度，那麼便不是我去揀神，而是神揀不揀我！就是這一個意念的轉變，

我的心態完全改變了。我記得，當時的我向上帝說：「如果祢是真的，一定要給我一個機會去認識你。」我心裏面想，如果上帝是真的，千萬唔好「賴低我」，I can't afford to miss Him out and not knowing Him.

**Q. 我們在討論好領袖、在基督內的領袖，從信仰角度看，所有領袖都是天主揀選的。那麼在基督內的領袖，你作為其中一個，你覺得應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上帝所揀選的領袖，應該是一個怎樣的領袖？**

A. 我覺得神所揀選的領袖都會經驗過轉化，我自己也是經過神的轉化。耶穌基督內的領袖要順服神的轉化。在《瑪拉基書》第四章講到，神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咒詛遍地。我不懂得做什麼領袖，或許以我的診所作為一個處境，最初的時候，我也是做 micro management。因為開業之初什麼也很艱難，什麼也不認識，所以什麼也很緊張，大小事情都「揸得好緊」，時常捉着同事開會，大家感到很大壓力。但是神在當中慢慢轉化我。作為一個家庭醫生，要服事很多家庭，真的見到很多家庭的破碎。我自己當時在同一時間開診所及結婚，那幾年並且有了三個小朋友，內內外外有很多事情要兼顧，壓力龐然。神帶領我去學習一個新的角度，一個看人的新角度。我嘗試去看每一個生命也是獨特的生命，每一個人也是天父獨特的子女，作為一個家庭醫生，我開始學習以一個爸爸的心去看顧他們。當我開始學習從這個角度去看顧我的病人時，我的心態開始改變，漸漸地，我看人比看事情更加重要。

其實職場有兩種文化。一種叫做希臘文化，一種叫做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着重知識、分析、邏輯、解決問題、競爭和優勝劣敗等等，

這是普遍的職場文化。另一種叫希伯來文化，希伯來文化簡單來說可以比作農耕文化，像農夫一樣，一起來耕種一個花園，但當中的花草樹木不是屬於我們的，是屬於上天的，我們一起去耕耘，但是收成怎樣，真是「望天」了；如果上天放下一個旱災或一場滂沱豪雨，花園裏所有收成可以化為烏有。那麼我們要學習的便只是像家人一樣一起去耕耘一個花園，然後把努力後的成果交託給神去成就。最重要是接納一個轉化：學習由一個老闆的心態改變為一個父親的心態去看整個運作、去關心每一個同事、去照顧每一個病人。這是我嘗試去演繹在耶穌基督內的領袖。

不容易是一定的。不過想想《主禱文》；《主禱文》一開始是我們天上的父親，那個我們是指普世。所以先不要講有沒有信仰或是什麼信仰，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 children of Heavenly Father。我記得診所裏曾經有一個病人是在廟宇做的，是一個佛教徒，但是「我」裏面的信念是「我們」，所以我們一樣彼此祝福。不同宗教真的不重要，只要保持謙卑，相互尊重，一樣可以感動對方。

**Q. Albert，你覺得天父給你最大的使命是什麼？**

A. 最大的使命，我覺得是愛。我們有一個 movement，叫做「愛·醫·家」。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愛是源頭，愛是最重要，不是醫行先，是愛行先，愛是第一，愛是最大。我們是人，我們不是耶穌，我們只是跟着耶穌，很多病都不是能夠醫到的，但是無論醫得好或者醫不到，更重要是令病者在醫治中經歷到愛，所以愛行先。第一個 mission 是愛。第二是醫，醫是指全人的醫治，不單醫病，還是指一種恢復——restoration。第三就是家，即是幫助病人在恢復之後在家庭裏有一個 belonging 的感覺。加在一起，我覺得這便是神給我的使命。

**Q. 放棄在 HA 的高薪厚職去成立一間民間診所，由零開始，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去全人醫治，這是否你人生中一個最大的決定？**

A. 一定！這真的是一個最大的決定！因為，我最初是很想做腫瘤科醫生。讀醫科做 houseman 有四個 rotation，去到第三個的時候，大家開始搵工，並陸續有 offer。當時我週末也會去探望病人，有一個很特別的事件改變了我。在其中一次探訪中，有一個婆婆告訴我，在醫院馴了一天才得見醫生幾分鐘，家人來訪也只不過是那兩句鐘。其他時間漫長無聊，只能夠在床上擔天望地。我問婆婆醫生怎樣照顧她為之最好，她告訴我我只想可以繼續在家生活，並且有一個她認識的醫生在她感到不適的時候，可以到家裏去為她診斷和舒緩不適，而不是束縛在醫院的一張病床上，等待生命完結的一剎那。我當時想，這不就是一個家庭醫生的意義嗎？！

**(婆婆應該不知道什麼叫家庭醫生，但她顯然講出了一個病患者的需要。)**

對！即使病人不知道什麼叫家庭醫生，但是她講出了一個病人真正想要的是一個怎麼樣的醫生。我心裏面很有感動，當晚回家一直祈禱，我的感受是神彷彿是透過這個病人給我一個呼喚，讓我明白病人真正需要的醫生是什麼樣的醫生。我在想，是否神呼召我去行家庭醫生的路？那一晚我向神 say yes。我告訴神，如果這是祢的呼召，請帶領我。其實我當時已經遞交了 application，全部寫了腫瘤科，所以之後又得花了一輪功夫去改 priority。其實家庭醫學在一般醫生眼中彷彿是比較 inferior，總有一種「GP 睇感冒」的意味，所以當時在七個聯網的家庭醫學主管聯席面試時，他們都追問我為什麼改了 priority。我和他們分享了婆婆的故事，讓他們明白到我不是只想要一份工作，家庭醫生是我的夢想，這

是我生命的方向，也是我的使命。

(你怎麼知道這是一個呼召？即使做家庭醫生是一個 calling，離開醫管局自己開診所又是另一回事。為什麼？如果純粹計收入，這個抉擇很冒險。)

婆婆故事給我一個很清楚的呼召感覺。離開 HA 開診所，第一個感動是神的愛。第二，那個時期也是人生一個轉捩點，因為我媽媽在 2004 年因胰臟癌離世，好像我活在世上便是孑然一身，所以我想把生命獻給神，豁出去了，神叫我做什麼我便跟隨。之後我開診所。第三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身邊的人，我身邊的牧者、傳道人全程和我一起，所有創業的事情他們都和我一起去面對。另外很重要是我的太太，她也是醫生，她留在醫管局，彼此的共識是由她穩定着生活，讓我去創業。還有是，那時候經歷了 SARS，有一粒 community 的種子在心裏萌芽。作為一個有上帝的人，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感受到神對我有一個呼召，祂要屬祂的人把愛放進社區裏。

(有沒有擔心生活？)

當然有！我的爸爸問我為什麼要離開醫管局出來自己開診所。開診所之後連假期也沒有，天天都要開工。講真，由一開始得到呼召，去到開業，甚至乎開業之後數年，也有很多掙扎、很多想退縮的時間。

(懷疑自己的決定？)

開始時真的會有質疑自己所做的決定；因為有很多沒有做過的事情要兼顧，又要管人，又無病人，收入又很少，真的很多挑戰。一路走來絕不容易。

Q. 顯然神對你有安排，有一個使命。即使如此，我們是人，難免在頹喪的時候，會懷疑我們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做到耶穌基督要我們做的事情。在所有的困難中，做一個基督內的領袖，最難是什麼？

A. 我覺得最難是內心裏面、心靈裏面的戰場。對我而言，這個心靈的戰場便是一份時常浮現的孤單感。這不是指我孤單，這是一份內心深處的感覺。我身邊有家人、同事、戰友、拍檔，身邊一直都有一班人，但是心靈深處好像永遠有一個孤單的角落，需要我自己去面對、去克服。這大概跟創辦診所所有關係，因為有很多事情要去解決和面對，由零開始萬千變化。由無變有，要面對很多的障礙，但這些都是外在的難題，外在的困難不是最難，最難的都在心裏面。

(心靈的戰場，包括你的信心？)

心靈的戰場……意思是有時會有聲音說「你是軟弱的」、「你做不到的」、「放棄吧」，別人不會完全明白你內心深處的掙扎。在這 10 多年裏，無論是診所業務或者在醫療界的服事，甚至乎是現在踏實的落區，其實我仍然得面對很多人的不認同和否定。

(我內心也有這些軟弱。也許因為人總會去比較。一比較，心靈的堤壩便坍塌；一比較，內心便進入了某些糾結。)

「比較」實在可以是一個糾結。自己開診所之後 10 年間，很多同學升職了、做了 AC，當然現在有些更加做了部門主管，做了 consultant。現在算一算，離開醫管局超過 20 年了，如果要比較，真的有很多東西去比較。尤其診所開業的頭 10 年，同學之間時常聚會，內心也有很大的掙扎。整個世界的 measurement 着眼於一

個人的 achievement，而成就便是職位、收入，所以如果用這個指標去量度，內心難免有衝擊。

**(但醫治了幾多病人的心卻是難以量度。不過你一定知道屬世的 measurement 和天主的 measurement 不一樣。然而，我們只是凡人，即使明白，都不容易克服這些心理關口。)**

我覺得有兩個理念幫到我。第一，the calling and mission 是最關鍵的。縱使我選擇去做的事情和其他醫生同學很不同，但是我很專注去做神要我去做的事，這便成為一股重要的動力和力量。第二，是 appreciation。這個思想幫助好大；你要能夠 appreciate 其他人在世界裏所做的其他事。這樣，無論有多艱難也不會太過 bitter，因為上帝呼召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只是上帝呼召我去做了一件不大相同的事情。在《以西結書》47 章裏面講到神的聖殿有水往東流出，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成為一條河。最初這河的水只到踝子骨，水流慢慢積聚過膝，以至兩岸的活物長得豐盛。這段經文給我很大的感動和祝福。我在神的鼓勵裏面越來越開心，所做的事情更可以說是「低處未算低」。

**(何謂低處未算低？)**

譬如在新冠期間，我去到偏遠的地方，去服事一些住在鐵皮屋的獨居長者。他們沒有打疫苗，所以去不到任何地方，連買餸也買不到。他們沒有接觸過任何醫療服務，我便去鼓勵他們、幫他們抽血、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從而判斷他們是否適合打疫苗。為什麼說《以西結書》47 章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我感覺到神在呼召我不斷往下流；讓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豐盛。

**(義診？)**

當然。這些例子讓我學會更加謙卑，更加願意去服事基層。有時去到一些無家者、一些執紙皮婆婆的棲息地方，會告訴他們我是醫生，來替他們做義診。漸漸地，有其他人主動加入我的義診服務，一起去照顧基層市民。

**(上帝揀選了你做一個醫者，你卻不單醫人醫心，你還仿效着耶穌做一個善牧。祂是神，我們是人，學習祂做一個善牧不簡單，要付出很多。)**

我記得離開瑪麗醫院出來開診所的時候，瑪麗醫院的基督徒團契送了一幅字畫給我，寫着「人術心醫」。當時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是經過了 18 年，我現在明白到神呼召我、要我學習的，便是做一個用心去醫治的醫生。由心開始，很多時當病人的心好了，身體也會好起來，這個心醫的呼召是神給我的呼召。我時常記住《羅馬書》12 章 1-2 節；是神先憐憫我們。當我們把整個人的行為、生命獻上給神，就是聖潔的，是神喜歡的，這樣獻上是理所當然的。

**Q. 醫生會軟弱，領袖也會軟弱，軟弱的時候你怎樣重新得力？**

A. 對我而言，是 worship。Worship 不是單向的，不是我們奉獻什麼給神，正如說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神會從至高之處給予我們很多美好的恩典和祝福。就像一隻羊仔走遠了，遇到狼，很害怕；牧羊人找回羊仔把牠抱起來。我們在天上的父也一樣。當我們回到神身邊，有了安全感，有了遮風擋雨的保護，慢慢便不再憂慮害怕，會感受到神的心跳。He restores us.

在軟弱的時候，我每一次都會經歷到神，神會適時接觸我們，我們要相信 He is the resource。This is the key, and very personal.

## 領袖的金句

“《以賽亞書》53章5節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 後記

Albert 的解說：「《以賽亞書》53章是講論耶穌的，這一章特別有意思，因為這是表達了 divine exchange。耶穌基督承受了我們的罪擔，為我們換來平安。祂選擇去承受鞭傷，這是因為愛。所以我們跟隨祂的時候，祂的醫治臨到我們身上，這是由神去主動做 divine exchange。人是 receiving end。This is the most powerful source. 對每一個信徒也是，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為什麼神讓耶穌經歷人生這一切？

Because He is to be wounded and to heal.

He is a wounded healer.

耶穌既是百分百的人，又是百分百的神。透過耶穌，神告訴我們祂是會 empower 我們去效法耶穌。我們效法耶穌這一件事不只是我們催逼着自己，而是神會去 empower 我們。即使我們是軟弱的，God will empower us. 因為耶穌基督是住在我們裏面，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這個世代的『負傷的醫者——wounded healer』。這是我們每一個跟隨耶穌、信從耶穌基督的人的 mandate and empowerment。你和我也經歷過受傷和醫治，所以我們一定有能力 and 智慧 to bring healing to others。」

其實從來不是我們揀一個宗教，是神揀了我們。



備註：《以賽亞書》基督教 = 《依撒依亞》天主教

書 名 基督內的領袖 In Christ · We Lead  
作 者 郭慧敏  
插 畫 陳淑慧

編 輯 青森文化編輯組  
美術編輯 Dawn Kwok

出 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5 年 3 月  
上架建議 宗教／管理／領導  
I S B N 978-988-8868-83-4  
定 價 港幣 150 元正／新台幣 600 圓正

Salt of the earth  
Light of the world

銷售本書（初版）所得版稅收益，將全數贈予以下兩個機構作慈善用途：

慈悲香港 2020 有限公司  
MERCYHK2020 Limited  
—— 鼓勵社會關顧同行

仁愛家庭醫務所  
Agape Family Health Clinic  
—— 支持醫務所義診服務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宗教 / 管理 / 領導

定價：港幣 150 元正 / 新台幣 600 圓正

ISBN 978-988-8868-83-4



9 789888 868834 >